

晚风·龙光塔

## 渡过

| 赵怀忠 文 |

秋季开学了,又一次去机场送别儿子。当儿子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,转身走向候机大厅时,我突然意识到,在这里,我已匆匆送别儿子第3次了,而3次假期一个轮回似乎也在告诉我,上大学二年级的儿子已没有了第一次出远门孤独落单的模样,不经意间,他在外面的世界已经学会自己长大……

这次送别,我没有像以往那样。以前,即便熙熙攘攘的人群早已阻隔了我搜寻儿子背影的视线,我仍会一直伫立在安检闸口不远处,踮起脚尖朝着他远去的方向张望,迟迟不肯离去。而这次,我只是不经意地朝着那个熟悉道口看了看,就径直返回了。为了弥补一年前我们对儿子的承诺,妻子这次陪着儿子去了学校,尽管做出这个决定前,因为国内此起彼伏散发的疫情让她曾有了一丝犹豫,不过在最后,妻子还是下定决心说,即便回来被隔离,这次我也要送儿子,不然,我知道,你心里始终会有一份愧疚的。

妻子理解我,儿子从没出过远门,本来在他大一新生入学时就说送他,只因我借调市防疫指挥部,所以这个愿望就拖了下来。送走他们后,我想借道回家拿几件换洗衣服,刚到家不到10分钟,妻子就来电话了:“你到指挥部了吗?”

“没有,我在家呢。”妻子似乎有点惊讶。“啊,你怎么会在家呢!”“我顺便回家拿两件衣服,马上回去。”“我说嘛,一年多了,你一直以指挥部为家,怎么会我们不在家你倒回家了,难不成要帮我们打扫卫生啊!”妻子这样半开玩笑半打趣道。是的,因疫情工作需要,从去年借调指挥部以来,一年多的时间,我差不多忘了家的模样。

就如这次儿子假期在家一个月,我只回去看了他一次。知道他很快就要返校,在他临走前一天,我专门和指挥部请了半天假,儿子喜欢吃我做的菜,我想炒几个菜和他吃个晚饭为他饯行。那天,因指挥部临时有工作,我到了下午五点半才到家,好在妻子把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,没用一个小时就做好了饭。我曾和儿子有过玩笑,说你大了,我们父子俩一起喝顿酒看看你能喝多少。那天晚上,我专门去超市买来啤酒,妻子明明知道,我和儿子都不会喝酒,没想到她不仅没有阻止,还主动加入我们当中,自告奋勇也要倒上一杯。于是,平生第一次一家三口在家里举着酒杯谈过往说未来。儿子遗传我,本身没有酒量,一喝酒脸就红。那晚,我和儿子借着酒劲,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。聊起我到无锡30多年的过往,聊起指挥部这一年多不眠不休的高压日子,聊起这一个月没有陪他,还有聊他近20年来的成长,聊到最深最痛处,我竟旁若无人似的老泪纵横,无法控制,妻子就在一旁不停安慰我。也许是酒精兴奋,也可能是

第一次听我说了那么多他不知道的过往,儿子不知怎的竟频频端起酒杯要来敬我:“爸爸,我理解你,知道您不容易,打拼得很艰难,我敬你!”刚刚20出头的他端起酒杯眼含泪水,满脸都是重情重义的诚恳。我一边示意他少喝点,而我每次却总是杯杯一饮而尽。“你,你还要记得啊,要想成就自己,你就得有责任,还要懂得自律和克制自己的行为 and 情绪……”尽管一边在打着酒嗝,我语无伦次仍想着把事先要对儿子说的话,在每一次酒杯碰撞声中,断断续续一句一句地说给他听。从小,在儿子立规矩的年纪,我对他管教甚严近乎苛刻,现在他大了,就在那晚,我和儿子之间似乎有了一份朋友间的理解,尽管多少都有些醉意,却比以往任何一次我们父子俩都聊得亲切、聊得通透……

我在市防疫指挥部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,无锡大大小小发生过多次疫情,但每一次由于出手迅速处置高效,都赢得了上级和市民一致好评,也形成了不少疫情处置的“无锡样本”。然而,少有人知道,在“疫情防控优等生”的背后,有指挥部这一群人成年累月通宵达旦每天如大战大考般的工作,就像战士时刻坚守在岗位。常有人会问:“无锡疫情挺好的,每天还需要忙到凌晨?”如果不在指挥部,我一样会有这样的疑问。事实上,疫情防控哪有什么“优等生”,有的只是一群人用日夜坚守换来的这一道道坚固屏障。

我有位同事,准确地说,他是指挥部领导,之所以说他同事,因为他是指指挥部每天睡得最晚上班最早考虑问题最多的一个人。有一天,我实在撑不住了,没到12点就回房间休息了,想着第二天早晨起来跑跑步提提精神。那天早晨,当我不到6点起床到办公室去拿手表时,竟然发现只有他一人还在偌大的指挥大厅。我走过去,见他满眼通红全是血丝。“您怎么到现在还不去睡会儿?”他指着眼前已被他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工作指令说:“上午9点这份指令就要发下去,我心不定睡不着啊……”那段日子,他白天晚上除了密集开会、研判疫情外,稍微片刻的安静,他最多的状态表情,要么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锁着眉低着头沉思,要么抽着烟在一个角落来回踱步,要么在拼凑的几张凳子上平躺一会儿……他在指挥部8个月,平均每天休息时间不足5小时,发生疫情时都是通宵达旦整夜无眠,8个月来,他和大家一样,几乎没有缺席过工作岗位一天,8个月前的一头黑发,现如今已变成白发苍苍了。他曾和我开玩笑说:“我就把这一头白发留下来了,它是岁月赋予我的一种特别记忆。”

莫道红尘无憾事,且看岁月饶过谁。其实,如我孩子成长,如我执着的前行,如我这位领导同事为城市疫情的整日焦虑,还有指挥部那一群仍然战斗在一线的兄弟姐妹,我们每个人所走过的路,吃过的苦,甚至受过的伤,都是经历,都是成长。走过泥泞,跨过沟壑,岁月漫漫,阳光温暖,彼岸花开,我们都有归途。

悠游·十八湾

## 重访北闸街

| 贾扬文 |

我家原住蔡墅巷,1996年拆迁才搬离此处。北闸街是我家去一里街菜场或去汽车站、火车站的必经之路,这自然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原北闸街宽不过七八米,总长不过一华里,整街用碎石铺砌而成。北闸街虽短,但沿街店铺却鳞次栉比繁盛一时。从南到北分别有北泉浴室、参药店、副食品商店、百货绸布店、面饭店、弹棉花店、箍桶店等,光大油条店就不下三四家,一到清晨满街飘香。另外还有顾桥卫生所、北塘邮电局等,几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应尽有。

北闸街整条街建筑基本为平房,其中镶嵌着一些二层楼房,最为气派的在我记忆中,要算绸布百货店的那幢带有民国风格的楼房了。北闸街有条石灰场弄,经石灰场弄沿河走一二百米,就可以看见闻名的泗堡桥。过泗堡桥便进入荷叶村,荷叶村因四面环水,形似荷叶,故而得名,仅凭泗堡桥和亮坝桥与外界沟通。

旧时荷叶村造船、修船业颇为发达,直到上世纪60年代荷叶村上的造船厂尚在,河滩上经常有倒扣的木船,工人正在对木船拼缝嵌麻丝和油灰,一阵阵桐油香经常飘到北闸街来。站在泗堡桥上向北眺望,一座规模较大的民国建筑跃入眼帘,据说是原无锡市宣传部领导杨增旧居,杨家旧时曾是无锡的名门望族。穿过荷叶村,向东便是亮坝桥(民国所建),传说清代官府在此筑坝设闸收厘卡,即来往船只经过此处必须交纳税收,因此闸口在北塘故称北闸,北闸街也由此得名。

过亮坝桥沿亮坝上沿河直通大洋桥(后改工运桥)、汽车站和火车站。今日经过石灰场旧址,方知已改建成颐和湾公寓,荷花

里小区大概就是原来的荷叶村吧。北闸街有一座必经小桥叫顾桥,沿河叫顾桥港,顾桥港河东通荷叶村和古运河,西达惠工桥和社桥,据说顾桥也是无锡望族顾氏所建,追根溯源听说这支顾氏与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之亲,大都群居在原后祁街顾巷。原顾桥派出所就设在顾桥港一座较气派的民国建筑内办公,现早已拆除,改建成一幢不土不洋毫无特色的楼房。过顾桥不远北闸街便到了尽头,与通惠路相接,与一里街相望。记忆中街左面有一家较大的理发店,我小时候理发均在此处。街右边便是北塘邮电局,记得我有一小学同学分配在该局做邮差(邮递员),当时我很羡慕他,我是初中68届被分配在淮海农场务农,他小学留了一级成为69届,很幸运被安排在城里工作。

现在北塘邮电局我已无处寻找了,想了半天,难道就是街南端的中国电信?门店电子广告牌上尽是销售手机的字样。噢!几乎快忘了北闸街南端和江阴巷交接的地方好像还有个道观,可能叫铁道观,里面有神像佛龛,走进阴森森的,小时候我不大敢进去。北闸街还有初中时的两位女同学住在那里,一位李姓女同学住石灰场弄旁,另一外张姓女同学住百货绸布店对面,每每经过,总要到她们家叫一声,玩一会,以尽同学之谊。

光阴荏苒,沧桑巨变。今日重访北闸街,北闸街变得我几乎不认识了。北闸街虽然比原来加宽了少许,增设了人行道,但原先有特色的店铺已荡然无存,现几乎整条街都在经营美容美用品,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不下五六家,北闸街已成为美容美用品一条街。

别了,我记忆中的北闸老街!



苦读

插画 戎锋



“二泉月”公号  
敬请关注